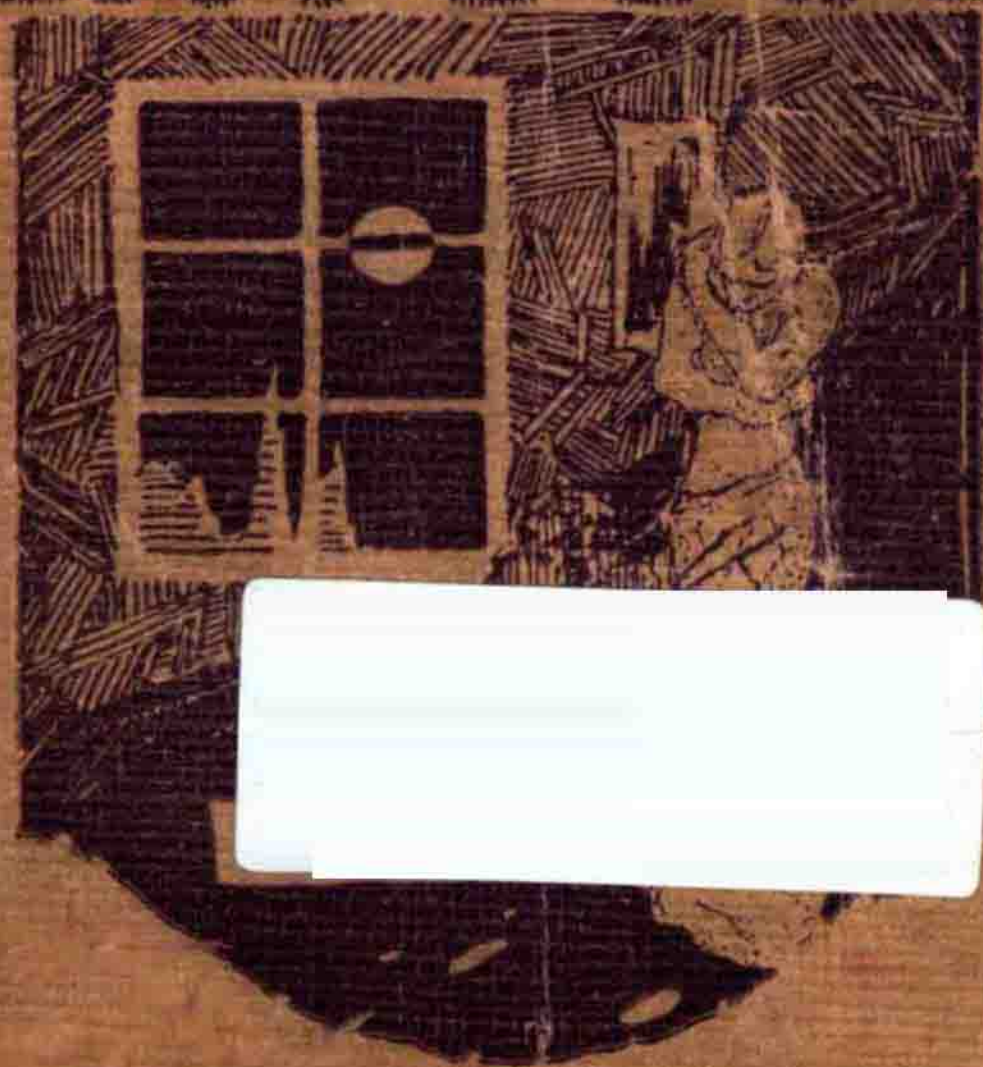


世名著小選說



一九二八年出版



PAUL AND VIRGINIA

原著者法國 Bernardin De St. Pierre

遠遠地望去，在靠近路易士 (Loius) 海口那邊，有一片遼闊的荒地。在那荒原中，矗立着兩椽已經毀塌的草屋，四週不再看見任何的點綴物，以致那屋成了孤涼獨立的建築。那屋的位置，是距離山麓不遠，在那裏堆着許多嶙峋的石頭；從那些亂石中分出一條山徑，向山的左方開展了去，其旁都是巉巖的巖石罷了。在左面是一座很險峻的山巒，

若便登山遠望，便可極目海天深處，看那從水平線上由遠而來逐漸明現的風帆。這山便喚做『可尋見的高原。』山下是臨着路旁的小村，從那村右的一條小徑，穿入山側的森林，可以直達那村中唯一的小禮拜堂；繞禮拜堂的四週，多是龍蔥蒼翠的芭蕉園，芭蕉園的那面，是緊銜着一片茂盛的樹林。樹林的盡頭便是海灣，在海灣的右邊，是被喚做『不幸的港口』，港口之外，就是汪洋浩淼的大海了。極目海面，波濤萬頃，間有兩三小島，出現在水的面上，真似幾個微小的黑點，那也可算是大海中僅有的點綴了。

我們若是走到那山坳裏去，有時偶然喊了一聲，那四面的山谷總有一種宏大的回音，是爲那喊聲的回響。倘使那時是刮了風的，則這種聲音更覺宏大，因爲挾着海浪澎湃的風聲，便有一種山鳴谷應的景象。

在山中和近海的去處，雖使變幻萬千，喧騰和

厲害，但在山外的荒原，却終日是冷靜無聲的。在那兩所破屋的地方，因為景象的荒蕪，更顯出悲壯而淒厲的色調。在那裏也有些樹木，當天雨初晴的時候，空際常現出五色的虹霓。屋旁也有一道溪流，可是溪水是靜止不活動的。所以這個地方，水和樹林都已靜止，天色更覺深沉而神秘，真如完全死去的一般，和外面的景象大不相同了。那地方因為四面被山巒遮蔽着，太陽的光線也不大見；雖使山外時起狂風，海面喧赫萬狀，這裏也不受絲毫的影響。在這裏可以從山巔上看見西沉的夕陽，那返照的金紫色的光，也可從空中射進來，而照耀成一片可憐的顏色。

在這樣一個太單調甯靜的地方，若使人寂然的坐着，便不禁要引起無端的遐想。我因為性情所近，很喜歡到那裏去，並且那樣自然的風景，也很夠我的賞玩哩。那一天我便是坐在荒原中破屋的旁邊，默察那兩所的老屋，真是破壞得不堪了！在

那樣敝壞的建築上，自不能不引起我對於牠已往的歷史的推想；我悠然神往，徘徊不忍遽去，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。那時，忽然有一個完全島民裝束的老人，漸漸的走近，他赤着雙腳，手持一根木杖，頭髮已經雪白了。我看他端莊的面色，却頗覺感受一種興趣，便起來向他招呼了一下。他打量了我一番，見我的容貌，不像一般輕薄的遊客，也便回答了我的禮貌，並且就在我身旁坐下。於是我們兩人的談鋒就開始了。

『請問，這裏的破屋從前是屬於誰氏的呢？』

『我的少年，這裏破舊了的老屋，荒蕪了的田畝，現在都是荒廢了，豈知在距今二十年前，這裏的景象却完全和現在不同哩！』老人不覺動了感情，喟嘆了半晌，『這兩所破屋，從前是屬於兩個主人，她們住在這樣幽靜的所在，得着十分快樂的生活。不過那些終日忙碌着的歐洲人士，他們匆遽的跑到這裏來，所爲的不過是要賺幾個錢，又有誰

肯來問這屋的往事呢？他們見了這樣藍襖不堪的老屋，必定以為沮喪了他們的遊興，而索然尋他們的歸路了。便使他們中間也有些有心人，要做那探幽訪勝的逸事，但這裏既不是歷史的勝地，又怎肯無故的耽擱了自己的功夫，而細加探索啊？

我本來已因這破屋而發生了無限的感想，現在聽了他的話，更不覺暗暗的驚奇。便向他說：『我很希望你能有這閑空的時間，請把關於這破屋的往事告訴我；更希望你不要把我看做一般泛常的遊客，而不屑教我。我想或者可以從這一篇往事裏找得人生的道路，務必請你說給我！』老人聽了，用他枯乾了的手支着頤，微側了他的皓首，作一種深沉的遐思，便在這樣的狀態中為我述說了後面的一篇故事。

從前有一個腦門地方的青年，他的名字喚做納吐爾，(La Tour)他想到法國軍隊裏去找一個位置，又想從自己的鄉土裏，謀求自己的生活，但在

他把一切的方法統通試行了以後，因為終歸失敗的緣故，使他不得不在一七二六年很狼狽的走到這可憐的荒島中來。他到這裏來的時候，是和他所心愛的青年夫人同來的。他們兩人，彼此都是十分的相愛着，以致不能相離，而終因此獲得他們最後的不幸。她的家產是很雄厚的，並且她也是一個極有身世的女子，他和她是同鄉的人，但他們因為門第懸殊而又十分相愛的緣故，就私下秘密的結了婚。她因此就失了原有尊崇的地位，他也受了很多人的批評，他們不為親友所齒，不能再在故鄉立足，方到了這窮僻的荒區。他們自從到了這裏，住了些時，他便動身往麥德格錫爾（Madagascar）去，想從那裏買一個黑奴回來，好幫助他們作工。他在路中經過了許多的艱辛困苦，最後又在麥德格錫爾染了不治的瘟疫，便死在那邊。因為那邊盛行瘟疫，一般寶貴的歐洲人都不敢去，他所攜帶去的東西，也只好留給那裏的土人了。那時納吐爾夫人

已經有了身孕，但她身邊除了一個女黑奴以外，更沒有一個親人，她的丈夫已死，她完全失了憑藉。她原是出自名門的貴族女兒，這時不能在這窮荒的所在束手待斃，只好率領那個女奴親身去耕作，用苦力餬口了。她在這島上選了耕作的地方，她並不願和別人爭那些膏腴的田土，——因為這荒島在那時尚是人民所公有的——因為她要避開一般的人們，便搬到人所不要的地方去，那便是離開這小村不遠的一塊地方。她那時自然是十分的孤單，但叨天之福，她不久便得着一個親密的朋友，那是一切金錢和樂貴所不能換得的真實朋友。當她走到那被選得的地方時，她就遇見了這個朋友，她的名字是馬格蕊，(Margaret) 原是不列顛 (Britany) 鄉間農家的女子，在那鄉村裏也能得着自然生活的享樂，但她後來因為遇着她的戀人，在先也因嘗着戀愛的滋味而陶醉了，及至那人把她遺棄了以後，她已經從那人得着身孕，不可在本鄉存

留，便避來這冷僻的荒島。她受了人的欺騙，已經失去最可寶貴的名譽，就不得不以這裏做她後半世的懺悔地了。她來這裏，便用錢買了一個黑奴，襄助她從事種植，以維持生活。當納夫人到這裏的時候，遇着了她，那時她已經懷中有了她的嬰兒。她們相見便相憐愛，互道出傷懷的身世，馬格蕊就要留納夫人共同住下，並且對納夫人說：『我想我自己因為犯了罪，所以得到這應有的報應，你真是不應該受這樣的刑罰！』納夫人聽了，不覺淒然，也不禁對馬氏說：『上帝還未離棄我，他仍舊是保愛着我，使我在患難之餘，九死一生之後，而得着你，你待遇我勝過我最親切的人，我真是刻骨的感激你！』

我是和馬格蕊認識的，我的家和她的住宅相距也不過一英里，我便是住在那樹林的後面。不過在我們這裏，決不像歐洲城市裏面人們的隣舍，他們是相離咫尺遠近，也會終不相識的哩！當我聽

說納吐爾夫人搬來的時候，就很誠意的來探望她一次，那時我見她悲傷愁悶得極其淒楚，但她的態度——我憑良心說——她實是很可動人憐愛的一個高貴婦人。她有一種能力，足使看見她的人，能夠和她表深厚的同情，便是她的容貌，也是十分的美麗而且端莊。當她將要分娩的時候，我又勸她們爲着自己的子孫的緣故，還是分居的好；既經得了她們的同意，就由我爲她們把原有的地方分開，使她們兩方都甚願意的領受，咳，我爲她們所分的地方，你現在尙可以從這兒分析出來，在那面高的地方，便是有那溪流所經過的土地，雖然是不大宜於種植，但那裏多有樹木，並且水勢也很好。在那地的下半邊，另外有一塊地方，雖然土地比較上稍微膏腴一些，但因爲地勢低窪，易受雨水的冲刷，被水浸入，遇天雨時，變成水潦，天晴了，那土地又變得很堅硬了。我把這兩塊地方畫分出來，上面的一半分給納吐爾夫人，下面的一半，就給了馬格蕊女

士。她們對於我的這樣分配，都覺得很滿意，使我更覺得高興起來。她們把土地分析以後，因為彼此需要互相扶助，就把住宅建造一處。馬格蕊把她的住宅造在自己的地基上面，納吐爾夫人也在和馬格蕊住宅相毗連的自己地面上建造了住宅。她們兩家的屋宇銜接得十分相近，看去儼如一家似的。她們在建築新宅的時候，我也竭力的幫助她們，替她們伐木運石，並不覺得倦怠。不過，現在你所看見的這屋，已經是塌毀得不堪，門和窗也都沒有了，只餘下當年經營的餘蹟，使我這年老的人見了，撫今追昔，也不禁要發生無窮的悲感哩。

當她們把第一所住宅造成之後，剛要建造第二所房屋的時候，納吐爾夫人便產生了一個女兒，馬格蕊所生的却是一個兒子，他的名字也是我題的喚做保羅。納吐爾夫人在生育時，我也為她幫了許多的忙，我並且做了她女兒的教父，是我替她取名喚做維基利亞。「維基利亞」是有品德的意思，

納夫人曾向我說：『我很希望這個女孩長大成人後，真有高貴的品德，不要似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啊！』

她仍開闢荒地，每家有一個黑奴，我也常來加給她們的助力。當納吐爾夫人生女之後，田中已經有了出產品，足供她們生活上的需用了。馬格蕊家的黑奴是一個年老的男子，名喚多彌魯，他對於種植的事業，好像很有經驗，磽瘠的地方種玉蜀黍，肥美的地種麥子，低濕的地方種稻米，有石塊的地方卻又種瓜類，和葫蘆蔓藤的各種植物。他把蕃芋種在乾燥的土裏，棉花種在高地，甘蔗種在低窪的去處，又在高的山上種植咖啡，那咖啡的種粒雖小，却是極好的佳種。她們居宅的四週，多栽着垂蔭的樹木，那些樹木上又結着纍纍的菓實。有時他爲要享受一點特別的利益起見，又種一點烟葉。所以他是終日的忙碌着，並且又忠心着對於他的主人。他入山採木，又鑿石剷土，造成平坦的修途。多彌魯

雖是馬格蕊家的奴隸，但對於納吐爾家也很有忠忱，因為他在納吐爾夫人產生女孩的時候，已經和納吐爾家的女奴馬麗結了婚，並且他們夫妻間，也很有誠摯的愛心。馬麗生在麥德格錫爾，未到這裏以前，早已在她的鄉里，學會了許多管理家事的課程。她會烹調，又能種植，閒暇的時候，她又知把土產挑到村裏去販賣。此外她們家裏又有兩頭小的山羊，牠們是和小孩子們樣的可愛，一樣的生長增高；其外，又有一頭狗，是看管門戶的：這更是她們家庭裏大概的情形了。

納吐爾夫人和她的朋友馬格蕊，平時在家裏作工紡績或織布，穿着極粗陋的衣服，赤着雙足；但每逢禮拜日，她們不但着了鞋，並且又穿得整齊些一同往禮拜堂中去拜神。說也可怪，她們禮拜堂裏常去，而市村裏却不常見有她們的足跡。這大概是因為害羞的緣故罷，因為她們所着的衣服，都是用彭迦爾的土布所製，那是極粗陋的原料，普通只

是用以做奴隸們服色的。她們平日不喜歡到任何的地方去，譬如村中，鄰舍的家中，或鄉集貿易的市場，但她們却極愛着自己的家。

當她們從禮拜堂裏歸來的時候，出了那邊的樹林，因為所走的路太遠了，多彌魯和馬麗遠遠的望見，便跑來攙扶着她們。所以她們主僕間的感情也很融洽，實在說來，她們真算有兩個很幸福的家庭。她們在一起同心合意過生活，在一處吃飯，所有的什物，也都是人家公用的。有時她們撫今追昔，不能忘懷往事，引起她們潛心中的愛苗，她們便竭力的從宗教的精神裏去彼此相愛，把她們愛的火焰，向天上去發洩，造成一種聖潔的友誼，不似一般人只把愛情發洩到世俗中去。另有一件事，更使她得着快樂和安慰，她們各自有了小孩，她們從小孩的身上，也引起無窮的希望。她們有時把兩個小孩共着一盆沐浴，睡眠也是在一個搖籃裏面。她們彼此交換着去哺乳，竟致忘記了彼此的界限。

有一次納爾吐夫人向馬格蕊說：『我友，現在可以這樣的說，我們每一人是有兩個小孩，每一小孩是有兩個母親啊！』兩嬰孩在她們家裏可以算是兩朵鮮艷的奇葩，在她們別的花果都已凋殘衰敗，只餘了這兩朵可愛的花蕾，深深地種在她們的心裏。她們看了兩個垂在一起的小嬰孩，便談到他們二人將來可以成爲夫婦，又竭力的想像描畫他們將來的幸福，——這便是她們最高尙的快樂。但有時說到他們身世的可憐，又不免追懷往事，相對淒然了。這也自是難怪呀，她們一個是被人所棄，一個是死了親愛的丈夫；一個因爲浪用愛情，遭了人的欺騙，一個是委身於愛人，而愛人終不能成爲永久的伴侶。她們現在都是已經喪失了所有的一切，她們的地位和遭遇雖是各有不同，但她們在人生中所獲得的淒慘悲哀的結果，却是毫無二致的！她們在這樣慘澹淒涼的生活中，也曾想到她們自己的孩子，將來或者可以免去虛偽的歐洲城市文明的

影響，便也引以自慰。

在幼稚的孩提時代，已可見出兩個孩子的互相愛好和關切；有時保羅偶然因為什麼不如意的事發了脾氣，鬧得不肯休息，但當母親告訴他維基利亞在那邊時，他便立刻安靜下來。倘若維基利亞跌倒了，保羅看見，便要高聲的喊叫或啼哭，那麼，維基利亞確使跌得很痛，也不會哭泣的。在那時我每偷着閒空前來看望她們，總看見兩個孩子，因為天氣真熱，也不曾着什麼衣服，携着手赤身的在曠野裏遊戲，（那時我們這裏的風俗，小孩在熱天是可以不穿衣服的。）真好像是一對孿生子哩。到了晚間，兩個孩子也不肯分開，便睡在一處，他們手携着手，胸貼着胸，相抱相擁的睡在一起，他們那種天真爛漫的愛情真是與生俱來的天性。當他們能說話的時候，他們第一句話，就是二人間的稱呼，維基利亞稱保羅做『哥哥；』保羅也叫她做『妹妹。』他們那時只曉得這種稱呼，別的話却尚不能

說哩。

他們漸漸長大，受了家庭中母親的教育，更知道彼此相愛，二人愈加親密了。維基利亞在家中帮着母親們操作，保羅便出去和多彌魯一同耕種。遇着維基利亞做了一件什麼好的事情，保羅知道了，必定要和她接吻，着實的稱道她。又爲她在野外採擷各種美麗的野花，攀登高樹，採取鳥糞，得着了什麼，就送給她。他們兩人差不多不大離開，所以你若看見了一個，那另外的一個也必相去不遠了。有一天，大雨下得很急，我看見維基利亞從外跑來，她手撐着自己的圍裙，遮蔽那如注的大雨，我起初只以爲她是獨自一人，及至進了門時，我方才看見在她圍裙的下面，却又藏着一個小保羅，她是牽着他的手，二人共舉着那幅圍裙，當做遮體的器具。那真是一幅絕妙的好畫圖！那是怎樣天真美麗的圖畫，是我所終身不能忘的啊！這也便是她們的教育，他們不需要什麼寫或讀，那過去的討人